

新世纪人文论丛 The New Century's Series of Humane Studies

随“贝格尔号”出游

——论动作(action)和话语(discourse)的关系

敬文东 著

“动作/行为三部曲”之一

Take a Voyage with HMS Beagle

河南大学出版社

“动作/行为三部曲”之一

SUI BEIGEERHAO CHUYOU

随“贝格尔号”出游

——论动作(action)和话语(discourse)的关系

敬文东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 开封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随“贝格尔号”出游:论动作(action)和话语(discourse)的关系/
敬文东著.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9

(新世纪人文论丛)

ISBN 978-7-5649-0067-0

I. ①随… II. ①敬… III. ①言语行为—研究 IV. ①H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0208 号

责任编辑 谢景和

责任校对 廓 然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版发行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75 千字 **定 价** 37.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贝格尔号”(HMS Beagle),达尔文为他的伟大著作《物种起源》做准备工作时乘坐的一条船的名字。他坐着这条船几乎跑遍了世界,搜集了大量博物方面的资料。从某种意义上说,“贝格尔号”成就了达尔文。我愿意斗胆借用“贝格尔号”这个名字的仙气,为自己渺小、琐屑的工作寻求庇护。但愿我也有一条属于自己的“贝格尔号”,哪怕它只是一条木船。实际上,从各种可能的意义上说,它也只能是一条小木船。但它配得上我的工作:它带上了罗盘,带上了桨,带上了帆,也带上了某种强硬的意志和决心……

——题记

序 言

韩少功

敬文东先生兼事小说与理论，在这本理论里不免流露出小说家的余兴和积习，不时冒出比喻的嗜好、形容的冲动、戏说与大话的口吻，差不多上演了一出理论脱口秀，或是说书人嘴里的章回哲学。

令人捏一把汗的是，这位说书人选择了一个艰深得不能再艰深的话本，玄奥得不能再玄奥的回目——向“话语拜物教”发起挑战。

自西方学界的“语言学转向”以来，人们发现世界只能在语言中呈现，主流哲学因此几乎成了语言学、文本学、话语学。但打破诸多存在幻象之后，很多人也兴冲冲一头扑进了语言囚笼。他们的理由是：既然对不可言说的东西只能闭嘴，那么文本之外一无所有，连假定的客观也缺乏依据和毫无意义。这样，在他们那里，世界开始消失，镜片而不是景物成了观测对象，耳膜而不是声音成了倾听对象，传统定义下的自在之物如果偶尔还被谈及，却已渐失人间气息，渐失触感和重量，眼看就要坠入虚无黑洞。

我理解敬文东此时的不安，包括他对某些同路人的敏锐生疑。在他看来，同样不安的那些人虽然重提社会与历史，摆出了一种针对话语崇拜的另类姿态，但他们的社会与历史仍限于纸面叙事，只是一些符号和修辞的浮影，其反叛无异于窝里斗、体制内造反，以逆子之名行孝子之实——这种疑问同样深得我心。

事实上，窝里斗如此本身就是社会与历史的产物，也只有在社会与历史的背景里方可得到辨认。时值现代社会，一时间院校猛增，印刷机狂转，书本知识爆炸，科层化与专业化一统天下，白领与蓝领的社会鸿沟日深……这些活生生的现实事件，使大多文科雇员只能寄生于文本，呼吸于文本，想象历史和社会于文本。对于这些文本生物而言，真要从文本的十面埋伏中杀出一条血路，谈何容易！尤其是某些长期浸淫于西方逻各斯传统的一根筋人士，若想一步跳出自己的肉身，谈何容易！

“话语崇拜教”差不多就是校园产物，是文本过剩时代的产物，却并非纸老虎一只。需要自警的是，如果我们没法找到非语言的认知通道，没法找到超逻辑的实证坐标，没法测出隐在语言纵深的实在之基、实在之根、实在之重力，那么一不留神同样会深陷话语迷阵，不一定比我们的对手走得更远。

在这里，敬文东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他尽力充分准备——这表现在他对各种理论资源，尤其是现代西学资源的广泛涉猎和梳理。他尽力周到谋略——这表现在他在笔下稳打稳扎，瞻前顾后，细心布局，重阵推进，哪怕在某些细节里死缠烂打也在所不辞。他当然还有乾坤独断一往无前的气概——这表现在他不吝赞许也不避挑剔，大胆学习也大胆怀疑，时时活跃着一个独立的大脑，与各种学术经典平等过招，从严对练，即便在光环闪烁的前辈面前，也有六经注我的大志，决不心虚和腿软。我匆匆读完此书以后的感觉，是胆大后生竟一个人发动了淮海战役或平津战役，一心要面对人类的千年难题立言，要在存在论和认识论的神圣王国里再度立法，其志不可不赞，其创新的活力不可不奇。

在一百多年来西学东渐的单向运动格局里，这种宽幅和深度的反思并不多见。至于他是否赢得了这场战争？或者说他斩获了什么又丧失了什么？其装备有何优越又有何缺陷？其战法有何成功又有何失误？其攻势在何处强劲有力又在何处虚弱不支？……这一切尚需行家们事后仔细评点，非这里一篇短序所能详叙。作为友人之一，我从这本书里得到很多启发，也有不少问题需要向作者讨教、商榷以及争辩，只能留待日后饶舌。重要的是，提出问题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着手行动

才有赢得胜利的可能。敬文东已置身于知识危机的突围前沿，已奋不顾身跃出掩体，投入了一次文本深处的求真之旅，一场重新为人类找回真知与真相的方法之争、智识之争、意义与价值之争。在我看来，面对一个人文知识界越来越无根化和空心化的时代，这一场意义深远的世纪之战无可回避。

愿有更多的志士前来关注和参与。

2006 年 8 月

写在前边

与其溺于人也，宁溺于渊。溺于渊犹可游也，
溺于人不可救也。

——《大戴礼记·武王践阼》

有较长一段时间，无论是在文学写作中还是在学术写作中，我都算得上一个具有浓厚唯美主义倾向的人，一个不可救药的修辞主义的迷信者、迷恋者。秉承着唯美主义和修辞主义塞壬般的召唤，我曾经写过那么多花里胡哨、张牙舞爪甚至飞扬跋扈的东西。但严峻、平庸、琐碎和低矮的生活很快教育了我——在某些时候，它甚至不惜以惩罚的方式。是生活而不是别的，让我看穿了修辞的有限性、迷惑性和某种程度上的荒谬性；是那些把语言本身所拥有的力比多发挥到极致大大小小的政客，是那些在电视上煽情作秀的男女主持人，是那些莫名其妙就痛哭起来的低级肥皂剧演员们的弱智做派……让我恍然大悟：过度的修辞、夸张、“啊哈”和“耶(!)”该是何等的滑稽和可笑——尽管直到今天，我仍然对语言的修辞功能保持着高度的敬意。只不过此处的修辞功能与上面那种时而阳痿、时而亢奋的“修辞”“名”同而“实”大不同罢了。

最迟从 1999 年 5 月做完博士论文后，我就对另一种性质的修

辞——自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以来泛形式主义^①各家各派的理论——感到越来越难以忍受；对它自命的科学性、客观性以及所谓的科学主义式的冷静，更是耿耿于怀。尽管我曾经长期浸淫其中，深受它的教育；尽管直到今天，我仍然对它保持着足够的礼貌，怀着浓厚的感恩之情，但它一本正经的脸孔上蕴藏着的不易被人察觉的夸张神色，以及除了对结构、形式和共时性之外几乎其他一切“事物”都不屑一顾的傲慢气质，的确引起了我的警惕，也诱发了我的不满。坦率地说，经过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法国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叙事学……直到所谓的解构主义，曾经红火一时的泛形式主义差不多已经走到了尽头；经过索绪尔、雅各布逊(L. Jakobson)、什克诺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普洛普(Vladimir Propp)、巴尔特(Roland Barthes)、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热奈特(Gerard Genette)、德·曼(Paul de Man)、大半个福柯(Michael Foucault)以及整体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泛形式主义几乎已经丧身于所谓的文本解读，全身心地迷失于所谓的共时研究和结构探险。但它留下了合理的内核，馈赠了宝贵的遗产。它教育了文学和其他诸多人文 / 社会学科的从业人员。它琐碎、繁复的技术操作，更让那些一当官便自以为什么都能通吃、什么都可以无师自通的无聊政客和可笑官僚，在面对文学或其他“简单”的人文 / 社会学科指手画脚时，得到的奖赏，只能是来自泛形式主义专业技能训练内部的哈哈长笑；平心而论，这种长笑，也给那些一贯信奉缩头主义的中国文人增加了一点底气，平添了几分战战兢兢的傲慢，也使他们的肾脏居然铁树开花般发热、发烫，以至于能够稍微抵御一下官僚们的颐指气使。泛形式主义的某些真知灼见，也早已溶解到对它持貌似反动立场的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左派理论当中。但这些理论群落在有限度地超越了泛形式主义作茧自缚

① 本书所谓的泛形式主义，特指在索绪尔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以语言/结构为中心的各派西方理论，主要有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法国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叙事学……直到所谓的解构主义。尽管它们的侧重点不尽相同，但将结构本身视为焦点的做法却是高度一致的。

的圈套后,又秉承泛形式主义的某些清规戒律,试图通过对文本进行社会学或意识形态方面的低空侦察、“考古”勘探,试图通过对文本的历史主义式的拼贴,“创造性”地“重现”、“重整”历史场景及其包含的社会内容,以便达到进一步认识世界的目的。这当然是个值得表扬、尊敬和推崇的思路。在这些迷人的甚至在某些时候堪称袒胸露乳的理论群落或理论共同体当中,所谓的“话语”(discourse)成了至关重要的术语^①。

最近几十年来,欧美学术实践产生出的花样游泳般的事实早已表明,泛形式主义是过分迷信“结构”的结构拜物教;而在解构主义之后,唯文本之马首是瞻的诸多左派理论,则是过分迷信“话语”的话语拜物教^②。它们都可以大而化之地被称为语言拜物教的正出子孙。众所周知,语言拜物教是欧美 20 世纪的特有产物,是所谓的现代性发展到极致时的表征和装饰品^③。尽管话语拜物教在所谓的文本研究中,也欠债还钱般补偿性地填进了被泛形式主义抽空的社会 / 历史内容,但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左派理论为自身目的计(当然也受制于它们借以出生的理论母体即泛形式主义),急火攻心之间,拼命填充进去的却只是写在纸面上的社会 / 历史内容,与活生生的生活与世界如果不是说没有关系,起码也是“隔”得太远了。我对这种性质的话语拜物教十分擅长的语义空转游戏十分不满,认为它归根到底不过是另一种性质的修辞——作为一种社会 / 人文理论,它仍然高翔于现实

① 关于 discourse,本书导言将有详细辨析。这里只说一点,将 discourse 仅仅对应于汉语中的话语是有问题的,而且问题还相当严重。

② 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在考察了德里达开创的解构主义运动经由德·曼而在美国大兴后,专门提到了女权主义和解构主义的联系:“女权主义很敏捷地利用了德里达把‘西方出现的形而上学’的‘逻辑中心主义’看作是其‘男性生殖器中心主义’的观点。认为男人比女人更理性、更逻辑因而值得享有较高权力的看法,都藏于属于西方形而上学核心的各种隐喻中……等等。女权主义者表明,性的想象贯穿于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的隐喻。”[(美)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第137~139页]假如罗蒂所言属实,就正好很清楚地表明了女权主义的话语拜物教特征。

③ 参阅 M. 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

世界、生活世界之上，同样具有唯美主义倾向——尽管这一特征十分隐蔽。作为另一种性质的修辞主义和唯美主义，泛形式主义以及一切以反对泛形式主义自况、自慰、自豪的左派理论，仍然有它天然就具备的局限性、迷惑性甚至荒谬性。

一如新历史主义等诸多西方左派理论宣称的那样，文本之下、“话语”之下，肯定是社会 / 历史内容。但新历史主义等理论的信奉者们[比如近年来在中国声名鹊起的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恐怕直到今天也没有弄明白，更可能是有鉴于泛形式主义的科学性威风以及由此而来的理智上的傲慢，不敢挖根刨底地弄明白：掩盖在文本、“话语”之下的社会 / 历史内容，根本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 / 历史内容，更不是写在纸面上的社会/历史内容，而是更为鲜活的事情、事件、事态，是更为肉感的属人或非人的动作 / 行为。是属人或非人的动作 / 行为构成了、造就了、支撑了所谓的社会 / 历史内容，是属人或非人的动作 / 行为为谈论、论述直至所谓的“话语”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原初性地生产出了所谓的文本和所谓的“话语”，而不是相反。

唯有检讨动作 / 行为如何进入语言空间的机制，检讨动作 / 行为如何标量“话语”生产的奥秘，检讨动作 / 行为如何检验话语生产的有效性的程序，弄清楚动作 / 行为如何反过来受制于所谓的“话语”从而生产出更新、更多的动作 / 行为的密码，庶几可以免除话语拜物教面临的深刻而尚不自知的尴尬甚或陷阱，也才能让我们的各种谈论和论述从言不及义的语义空转中，回到活生生的真实的大地，回到鲜活、感性、连皮带骨和沾满露水的生活之流。唯其如此，我们在面对无聊的政客、弱智到了白痴水准的电视主持人、七嘴八舌而又异口同声的呼喊者、自以为高深莫测的男女学者的语言纵欲术时，才可能保持足够的警惕，也才有能力揭穿他们的画皮，拆穿他们的把戏，让他们露出“麒麟皮袍”下边沾满真菌的“马脚”——一如鲁迅曾经说过的那样。

2003年10月10日，北京丰益桥。

目 录

序 言	韩少功 (1)
写在前边	(1)
导言:话语拜物教批判	(1)
第一节 discourse 释义	(1)
第二节 话语拜物教素描	(14)
第三节 discourse 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22)
第四节 双重循环	(36)
上卷 discourse 的动作双重性	
第一章 关于现实世界的 discourse	(47)
第一节 现实世界,事情,原初事实	(47)
第二节 经验事实	(56)
第三节 现实世界上的真实(性)	(63)
第四节 对现实世界的 4 种谈论方式	(74)
第五节 原初事实, discourse, 动作/行为	(79)
第二章 可能世界上的 discourse	(91)
第一节 可能世界,愿望,可能事实	(91)
第二节 可能世界上的真实(性)	(104)
第三节 对愿望的 3 种谈论方式	(109)
第四节 谈论及其目的	(114)
第五节 可能事实, discourse, 动作/行为	(117)

第三章 discourse 的动作来源及其他	(125)
第一节 discourse 的动作双重性, discourse 的无自性 ..	(125)
第二节 动作 / 行为的“期待视野”	(135)
第三节 discourse 与动作 / 行为的目的性	(140)
第四节 动作的目的性, 历史的无目的性	(144)

下卷 discourse 的价值论

第四章 discourse 的价值和价值量	(157)
第一节 discourse 的价值	(157)
第二节 discourse 的价值量	(167)
第三节 价值的民族性、历史性、语境	(178)
第五章 discourse 的交换价值与剩余价值	(187)
第一节 discourse 的生产与交流	(187)
第二节 discourse 的交换价值	(202)
第三节 剩余价值	(214)
第六章 剩余价值和理解—解释的多样性	(221)
第一节 剩余价值的多样性	(221)
第二节 意识形态网络, 目的无意识网络	(230)
第三节 理解—解释的多样性	(233)
第七章 理解—解释网络, 新一轮动作 / 行为, 新一轮事实	(243)
第一节 理解—解释网络与新一轮动作 / 行为生产	(243)
第二节 新一轮原初事实, 新一轮三位一体	(253)
第三节 对双重循环的尝试性解决	(258)
结论: 并非无谓的补充	(263)
参考文献	(267)
后 记	(279)

导言：话语拜物教批判

一种神话，当然不是一种神仙故事，它是用只适用于一种范畴的事实来表现属于另一个范畴的事实。因此，打破一种神话就不是要否定事实，而是重新安排事实。

——Gilbert Ryle

第一节 discourse 释义

话语是 discourse 的汉语译文，在现代汉语中，大有行情不断看涨之势。若许年来，中国的“摩登学究”（黄仁宇语）就十分喜欢咋呼如下语词：历史话语、小说话语、女性话语、法律话语、经济话语、政治话语、中产阶级话语、流氓话语、小蜜话语、麻将话语、宠物话语、土匪话语甚至二奶话语……依照摩登学究们的逻辑，“话语”在现代汉语中几乎可以和所有名词对接。这种颇具几分搞笑特性的现实，正好印证了话语一词在现代汉语空间中的凛凛威风。饶是如此，还是有不识相的人认为，把英语中的 discourse 弄成汉语中的话语实在是荒谬有加。

金克木先生说：“近年来常见有人使用‘话语’一词，它是‘语言’，又不等于‘语言’，也不同于‘言语’。这是 20 世纪一股新思潮的一个术语，涉及语言学、心理学、文艺学、哲学等等，深奥得很。不过照我所知，它又是很古老的一种思想的延伸，就是说，有个语言世界，不是古希腊

和古犹太人所说的‘逻格斯’——‘道’，不等于真实世界，而两者又有关系。”^①许宝强等人也说过，尽管 discourse 在原初意义上意味着一组具有内在稳定结构关系的语言表达方式，将它通译成论述或话语也在力图保留这些意思，但显然不能算是尽如人意。在说完这些含蓄的声讨之词后，许先生等人堪称追本溯源：

但根据运用此概念最多，亦是使这个概念快速流行起来的福柯理论，discourse 一词所表达出来的这种稳定性、连续性，并不是福柯所要说明的。相反的，他要透过 discourse 一词所表达的，正好是不稳定，充满断裂和缝隙的过程。从语言学来说，无论是否受到福柯理论的影响，都有一种将 discourse 看成一个只是较大的语言分析单位的倾向。从这个传统出发，discourse 翻译成论述的问题不大。不过，只要我们所指的 discourse 是一个对话、交往和不断商讨和斗争着的过程，论述一语所意指的稳定性，是无法将充满政治和动力的这部分意思表达出来的，特别是如果我们将 discourse 的形容词 discursive，指实践交往过程中以说话形式展开的策略运用，亦即 discursive strategy 等，论述一词就显得不大恰当。曾经有试图将之译成“对话”，因诘一字有对话、质问一意，以强调 discourse 是对话中的动力面向，但在一般使用上，论述已成为相若于 theory、paradigm 等义，并非都循福柯、巴赫金、Beveniste 等的用法，所以“对话”亦非常普遍适用。^②

许先生代表他的同好建议我们：最好将 discourse 译成论述或论诘，以保留 discourse 内部固有的动力学特征；或者根据实际情况两种

① 金克木：《末班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243页。

② 许宝强等《译后余话》，[美]麦克洛斯基(D. McCloskey)等《社会科学的措辞》，许宝强等译，三联书店，2000年，第288页。另可参阅[英]哈特曼(R. R. K. Hartmann)《语言与语言学词典》，黄长著等译，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第104页。

译法交替使用,以求不伤及 discourse 的内在冲动及其原始语义。^① 扫兴的是,无论是在汉语学界还是在人民群众的口语中,许先生的提议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考虑到英语里有“翻译者即背叛者”(A translator is a traitor)的老生常谈,许先生的倡议受到如此这般的待遇,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②

面对现代汉语中汹涌而至的话语大潮,章国锋先生也显得忧心忡忡。他的“窃以为”是:话语非但未能传达 discourse 的本义,还误传了 discourse 的本义;如果再考虑到话语大潮在实际生活中的坚实存在,事态无疑显得更加严重。相比较于许宝强等人,章先生的办法倒是直截了当、干净利落。他在简要考察了该词在当代欧美学者(主要是后现代主义者)那里的通常用法后认为,discourse 的真正含义,应该是:“由社会规定的、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为公众普遍认可的,具有某种必然性的话语方式。”^③这调门听上去和许宝强等人的嗓音差不离,或者说应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稍翻一下老黄历就可以知道,法国哲学家米歇尔·拜肖(Michael Pecheux)基本上就是在许宝强和章国锋指出的含义层次上使用 discourse 一词,并取得了大快人心的理论成果。依赵一凡先生的睿见,在拜肖那里,discourse 特指语言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限定之下的群体表现形式;discourse 不存在单个作者,它向来都是一种隐匿在人的意识之下却又暗中支配人的不同言语、思想、行为方式的潜在逻辑^④。它像天罗地网一样无处不在,像冒牌的上帝一般

① 澳大利亚学者 J. 丹纳赫(Geoff Danaher)等人也认为,discourse“通常指的是和一个机构有关的一种语言,它包括表达了这个机构价值体系的思想 and 语句。在福柯的作品中,话语被用来描述语言的个体表达,或者是‘行动中的语言’——我们理解和‘认识’事物的思想和语句”[(澳)丹纳赫:《理解福柯》,刘瑾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92页]。

② 自1840年以来,由于某些迫不得已的原因,无数西方典籍纷纷进入中国,术语方面的翻译困难苦恼了好几代中国翻译家。在这方面有着辉煌论述的是旅美华裔学者刘禾(参阅刘禾《跨语际实践》,三联书店,宋伟杰等译,2002年)。

③ 章国锋:《话语定式》,[德]赫尔曼·海塞(Hermann Hesse)等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斯人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06页。

④ 参阅赵一凡《欧美新学赏析》,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92~93页。

无所不能：它规定了我们的视线，调教了我们的手脚，培育了我们的呼吸，诱拐了我们心跳的节奏。章国锋和许宝强虽然没有提及法国的拜肖，也未曾提及拜肖的师尊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但他提到了许多与法国仅仅一墙之隔的德国学究。依据诸多德国学者对 discourse 的使用，章先生坚持认为：将 discourse 不加限定、不加说明地译成话语，差不多是将 discourse 弄成了和语言相对的言语^①。所谓言语者，根据索绪尔的定义，就是应用给定的语言规则进行的谈话和对话，亦即对语言规则的具体应用和运用。章先生在此基础上苦口婆心地建议我们：如果将欧美后现代主义者广泛使用的 discourse 译成话语定式，庶几更符合 discourse 的本义^②。

相比较而言，我更愿意赞同章先生的观点，因为他的译法比许宝强等人的更符合汉语习惯，更接近于一般汉语大众的口味^③。但我仍然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话语定式作为 discourse 在当代欧美学术术语中的

① 徐赳赳从语言学的角度认为，最好还是将 discourse 译成话语或篇章。discourse 在徐先生那里显然成了言语或对话（参阅徐赳赳《现代汉语篇章回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0～55页）。

② 章国锋：《话语定式》，[德]赫尔曼·海塞等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斯人等译，1999年，第207页。不过，有一点可以指出，最先使用 discourse 的并不是后现代主义者。限于题旨，此处不准备在这方面做过多纠缠。

③ [英]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在总结福柯对 discourse 的使用时也持同样的观点。费尔克拉夫说：“在 M. 福柯的作品中，话语涉及用来建构知识领域和社会实践的不同方式。因此，‘医学’话语通常是健康保健实务的支配性话语……话语不仅反映和描述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话语还建造或‘构成’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不同的话语以不同的方式构建各种至关重要的实体，并以不同的方式将人们置于社会主体的地位……另一个重要的关注点是历史变化：不同的话语如何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结合起来，以建造一个新的、复杂的话语。一个当代的例子是艾滋病的社会建构，在此，各种各样的话语（例如，性病学话语、‘异族’文化‘入侵’话语、污染话语等等）被结合起来，从而构筑了一个有关艾滋病的新话语。”[(英)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3～5页]。